

9-2013

本土與農業：為什麼要反對新界東北發展模式

Po Keung HUI
pkhui@ln.edu.hk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mcsln>

 Part of the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許寶強 (2013)。本土與農業：為什麼要反對新界東北發展模式。文化研究@嶺南，36。檢自：<http://commons.ln.edu.hk/mcsln/vol36/iss1/11/>。

This 文化評論 Criticism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ultural Studies@Lingnan 文化研究@嶺南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本土與農業——為什麼要反對新界東北發展模式

許寶強

我反對政府剛推出的新界東北發展模式，不僅是由於政府出爾反爾——棄收地而取公私營合作（官商勾結？），也不僅出於對「雙非富豪城」的疑慮，更由於政府推銷這發展模式的手法，實在「教壞細路」。

政府的「扭橫折曲」，見諸下列事例：一、曾反資抗殖的民政事務局長，於政府宣稱「寸土必爭」尋地建屋的同時，竟然匆匆忙忙為充滿資產階級以至帶點殖民味道的 47 幅私人會所土地，用象徵式的租金，續約 15 年；二、當被問到為何不開發佔地 170 公頃（接近規劃中的粉嶺北面積，全建公屋可容納數十萬以至百萬人）、只服務 2000 人的粉嶺高爾夫球私人會所，發展局長回應說，因為該私人會所的租約到 2020 年才期滿，所以不會納入當前的計劃。不過，有報章翻查地契，指出政府有權以一年通知收回該幅土地，作滿足公眾所需的發展用途。此外，如果租約期限真是個理由，那麼政府為何不等到 2047 年新界地契到期時，才收回菜園村或新界東北的土地？又或等佃農的耕地約滿，才作出發展規劃？

三、政府公布新界東北發展模式前，特首主動而高調地引用恰巧適時發表的中大亞太研究所調查，指超過八成受訪者贊成開發新界東北。然而，如果中大亞太研究所問卷內「對各種增加房屋土地方法的意見」的選項中，不排除「徵收新界丁屋地」和加入「徵收政府租出的私人會所地」；並在新界東北發展區之外，同時搜集受訪者對「收回粉嶺、清水灣、石澳等地的私人高爾夫球會所」和「收回新界丁屋地」以建造公屋，以至「開發中環半山區和山頂」和「於淺水灣、南灣、石澳填海造地」的意見，結果又會如何？中大亞太研究所的學者同業，願意補做上述的調查嗎？「樂於引用」大學調研結果的特首，又是否願意調撥資源予以支助？

「本土」——升斗市民的生活然而，我反對政府的開發新界東北大計的最根本原因，是由於這種「官商合作」的發展模式，在短期內會破壞在地民眾的日常生活和生態平衡，而長遠而言，則脫離甚至傷害生命萬物的本源，令人類社會和自然生態都難以永續——下文嘗試從「本土」和「農業」這兩個日漸成為香港社會運動的關鍵詞，作較為詳細的解說。

同事馬國明對「本土」的精簡定義是：「本土是與被壓迫的祖先相認」。他以絲襪奶茶、刀削梨和「大笪地」為例，嘗試說明本土文化其實是「源自升斗市民為了生計而發揮的無限創意」。不過，殖民者以至南來文人卻對這些老百姓的地道文化視若無睹，結果是「香港那種由低下階層人士在艱苦的掙扎求存的過程裏實現的事物都無緣被視作文化」，只被視作「社會的負累」或「文化負資產」。對馬國明而言，香港本土文化並非什麼「中西文化薈萃」、「嶺南文化」等空洞無物或互相矛盾的陳腔濫調，也不是坊間不少根據粵

語流行曲、電影或電視劇集的研究所「想當然地以某些人的本土意識作為香港社會的本土意識」。相反，「本土」其實是產生自升斗市民的日常生活，「從這裏出發，再經過眾多被壓迫的祖先的經歷也許便是久違了的香港本土文化」。(馬國明 2006: 〈告別陳腔濫調〉，發表於嶺南大學主辦「我們的未來」系列「文化、政治、香港的未來」研討會，2006年12月10日；www.ln.edu.hk/mcsln/future/06_07/our_future_sp1_3.html)保衛「本土」拒變投機工具馬國明提出了研究本土的方法學，就是從街頭巷尾尋找本土文化的生母，包括透過深入閱讀街道社區的名字變化，理解本地語義系統中呈現和反映的老百姓日常生活。換句話說，本土文化，有尋根究「本」之意，也立足於日常生活的「土」壤。根據《辭海》，「本」指樹木的根或莖幹，以及事物的根源或基礎，也含「自己」之意。由此理解，「本土」除了包括「自己的土地」之義外，還同時蘊含土地之根本的意思。中國古代把農業稱作「本業」，大概指向土地之根源與殖穀相關。

土地被轉化成「資源」、投資商品、投機中介，是衍生今天各種問題的根源。為此，真正愛護「本土」的朋友，自然會抗拒把土地、房屋轉化為投資／投機工具。循這思路，我們不難理解，同是針對地產霸權的本土社運與農業復耕，在保衛土地上的匯流。

故此，保衛「本土」，除了向把農地居所轉化為可供投資投機的房地產發展模式說不外，還要同時反對地產商和地產代理狹隘的利益訴求，以至禁止私人會所、私人高爾夫球場佔用大量可供民眾耕住的土地。所謂「港人港地」、「六成公屋、四成私樓」的說法，只是把真正的「本土需求」掩蓋。視土地為孕育動植萬物和讓人耕住棲息的根基，拒絕把它視作為投資／投機工具的發展模式——那怕只佔「四成」甚或一成半成，也不管這些發展模式的推動力量是來自跨國資金、中國大陸、香港的官商或本地的既得利益社群(包括擁有土地特權的原住民或在房地產投資／投機得利的地產代理)，這大概才是真正的「本土需求」，也是「寸土必爭」的真義。

農業復耕承載保育、自由、價值觀全球各地近年興起的復耕農地之風，儘管人數不算太多，規模也不大，但除了家傳農戶及由環保團體組織的農場外，確實還吸引了不少城市的中青少年的投入。這股世界性的都市務農風潮，一方面受全球生態危機的意覺所推動，另一方面也在都市急速發展而產生的各種負面影響下加溫。在香港，部分城市人之所以務農，與近年反地產霸權的保育抗爭——反高鐵、保東北——興許有關。

在這樣複雜多樣的因素下展開的農地復耕運動，當中對農業的理解，自然不僅是指狹義的經濟生產活動，而是同時承載了自然生態保育、重建社群關係、追求身心自由、改造價值準則、反思教育知識等多元目標，因此包含了文化、政治、社會、身體、精神／靈性生活等豐富面向。換句話說，本土的農地復耕，指向的是廣義的農業活動。

事實上，農業本來就包括了寬廣豐富的含義。《漢書·食貨志第四上》以「辟土殖谷曰農」簡要地定義農業。「辟土」除了開墾土地之意外，還因為目的是「殖谷」，因此，如

何「辟土」，使土地能不斷殖養各類植物，便需要因應不同的天時地理，調動及生產不同的知識技藝，上至天文日曆，下至水利灌溉，再伸延至各式組織規劃、自然生態。中國古代的農藝百科全書《齊民要術》，探討的問題除殖穀種菜外，還包括園藝、植樹、飼蠶、竹木、禽畜、養魚、醬醋、釀酒及食品儲存等技術。

歐美的 **agriculture**，拉丁文的詞源，包含田野／土地 (**agri**) 及孕育／文化 (**culture**) 之義。與中國類似，**agriculture** 除了包括種植外，還同時意指畜牧等多元的活動。此外，在南美、中東、非洲和亞洲其他地區，也存在豐富多樣的農藝傳統。

中國古代十分重視農業，《商君書·墾令第二》有云：「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而「士、農、工、商」之說，也彰顯了過去農業的社會地位，比今天得天獨厚的工商業的地位還高。

然而，經歷了工業化和消費社會的興起，再飽受當代金融和地產霸權的蠶食，農業的社會地位每況愈下，當中豐富多元的意義，也被約化為一種狹義的經濟考量，只計算其對國民生產總值的金錢貢獻。在這種狹義的經濟價值準則下，農業於當代香港自然微不足道。不過，今年 1 月 27 日在理工大學舉辦的「香港農業論壇：農業是都市的重要構成」 (www.youtube.com/watch?v=XvVOWJ6O5No；

www.youtube.com/watch?v=-OpGuKLVK54)，幾位講者仍然努力從宗教、環保、美學、居住質素、永續生態、經濟地理、國家安全等角度，嘗試說明農業的多元價值，為我們重思農業的豐富內涵提供新的語言和理據。更重要的是，這樣對農業的重要性的反思，並非僅以單一的金錢價值作為衡量標準，而是嘗試另覓蹊徑，重新爭奪對價值的定義，這是很可能開拓本地偏狹的視野的。正如人類學者 **David Graber** 所言，當代社會的主要矛盾，並不是在既有的價值準則內爭取更多利益，而是爭奪對價值準則的重新定義。

回歸「本業」校正發展方向

換句話說，農業復耕的原因和目標，並不在於其對經濟產值的貢獻，也不在於追求本土糧食能夠自給自足，而是為了改變過去現代化、都市化框架下的單一發展坐標，超越一種以金錢或物質利益來衡量成本 vs 效益、有用 vs 無用、好 vs 壞、善 vs 惡、美 vs 醜等單一價值準則。恢復務農，正是要回歸人類的「本業」，重新以永續的方式和豐富多元的價值準則，校正社會發展的方向。

自然，社會不斷改變，在新的歷史環境下，很難（也沒有必要）回到過去或想像中的理想農業社會。如何在當代急促都市化的負面影響日益浮現、有毒食品氾濫、全球生態危機迫在眉睫的社會脈絡下，直面真正的問題，向政權的「扭橫折曲」「教壞細路」說不，重申「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以至打開窄化了的「本土」和「農業」想像，思考「農業」是否香港（和世界）的「本業」，同時告別「本土」狹隘排外之義，或許才是我們必須「寸土必爭」的發展模式。

(原載明報二零一三年七月七日)